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日鈔卷二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日鈔卷二

贊善張烈撰

上經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元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者兩相親輔之意九五以剛中正居上上下下五陰
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衆人以衆人而仰一人之象

故名比夫人而為人所親輔吉矣然人比于我而我
无元善之德則惻怛同體之心不篤无長永之德則
始勵善而終敗德者有之無貞正之德則又未免涉
于離虞干譽之術此三者德不足當人之比皆吾咎
也故為人比者必再考以自審果其有元永貞之德
乃為无咎也我既可以當人比而无咎則凡未比于
我而不得所安者皆將來歸以求安彼後至之人則
自取凶耳非我咎也

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之為言輔也此卦所以為輔者以卦體九五一陽居尊位而下之羣陰皆順從之有親輔一人之象故名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其曰元永貞者卦體九五剛中陽剛之道長育萬物冒覆羣生所謂元也中則又純粹以居心無一物以

間之故能永無一私以雜之故能貞也曰不寧方來者陰性從陽而卦體惟五一陽舉上下羣陰皆應之此方來之象也後夫凶者此交已固彼來已晚雖欲來且不見受其道窮而无所之故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欲與天下相比而勢不能徧情不及周于是分建萬邦而又制朝聘往來之禮以親之則諸侯莫不承

宣德意以親比天下此先王所以比天下而无間者也

蒙引曰六字是一串意非兩平隆山李氏曰于師得古井田之法于比得古封建之法按大象凡論理之事則槩曰君子凡創制之事則槩曰先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居初是與上人初相比也初與人比而輒懷二心視所比之人汎汎相值非實有不可解于心者而與之

親輔也比人者固如是乎故必有孚比之乃于此道
為无咎若積之以至充實無一念一事之不孚如盈
缶焉則今雖止于无咎而終來又有意外之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道在乎初初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
誠終焉得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汲汲求比于人不擇所應比而妄比焉皆不正以取

凶者也六二柔順則安于分中正則審于理上比九五之正應其比之也乃素處于內初无求人之心及見其分之當從理之當合乃從容自內而出以比于外焉得比之貞无過此者必見重于所比矣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不可後亦不可不正如二比之自內則守正而不自失者矣蓋人可比而我不比謂之失人人不可比而我比謂之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夫比皆以比五為義而三獨比陰此其比之也皆非其所當比之人矣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人之成敗皆視所比而三獨比之匪人不亦大可傷
憐乎爻不言凶而夫子惻然痛憫之人可以惕然省
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柔順得正外比九五五陽剛中正賢也居尊位上也
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五剛明之賢而四比之是外比于賢然四之比五豈
特以其賢而後比之哉正以五居我上分所當比則
盡吾忠順焉有擇則二心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五能以一

心普現于衆人之前顯明其比無少私暗為顯比焉
來固不拒去亦不追如天子田獵止用三面之網開
其前面禽之從前而去者任其去耳不求必得也而
其私屬之邑人亦皆化于无私不相警備以求必得
縱禽之去一如上之意焉凡此皆吉之道也

邑人不誠如中牟童子狎雉不捕或問之曰使君
好仁方春物生故不忍捕也即此意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

誠上使中也

所以為顯比之吉者由其居乎正中則行不私中則心無黨故能顯比也失前禽者蓋禽之逆我而去者舍之順我而來者取之取舍聽其順逆而无必得之心焉故失前禽也邑人不誠是邑人亦浩浩蕩蕩有無偏無黨之心矣則皆上使之然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居上有比下之責然陰柔无德无以比下不足為人

首凶道也

按上爻諸家皆以後夫當之惟本義更取一義蓋
居上位者如人之首衆所仰庇居上而无德不足
為首人思去之矣比之辭曰吉则无首之凶可知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以上下之象言之則上為无首矣以終始之象言則
上又為无終蓋德不足以首物則人有始比之而終
棄之者矣安所得終也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陰也畜收而止之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
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是皆以小畜大之象
陰柔力弱能繫而不能固又為所畜者小之象故名
小畜夫曰小畜似陽已受制而陰志得行矣然陰之
畜陽惟以巽入柔其剛健非力能制之故陽之亨自
若況卦有內健外巽之德二五居中用事陽剛之志

得行故其占當得亨通然據所畜者小之義是畜未
極而施未行如密雲而不成雨因雲自西郊陰方而
起陰先倡而陽不與和故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
象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二句只是所畜者小之
義不必就以陰畜陽說蓋與上亨字不相蒙乃各自
為說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陽必求陰卦體惟六四一柔得上位則上下五陽皆

欲與之應矣志繫乎柔能无為所畜乎故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陽為陰畜又何以得亨蓋陽剛之人苟內失剛正之
性則流為陰類矣苟外無順密之用則害于陰類矣
惟卦德內健則不撓外巽則不激是陽剛善于自全
之道也況天下事在外者無權居中者有勢而卦體
二五之剛皆居中位執權用事其志得行合此二者
乃所以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密雲不雨者凡陽氣上進若陰力濃厚能禁而遏之則相蒸而成雨矣今陽尚盛陰方微不能遏陽陽直遂其上往之勢故不成雨也自我西郊者陰倡于先欲施其陰氣而未能大行也要之此卦五陽志應于陰遂為所畜此以小畜大之義也然五陽一陰勢自不敵陽雖隱然有被畜之憂而此時固猶尚往也陰雖隱然有畜陽之機而此時固猶未行也此所畜者

小之義也。但大勢雖猶屬陽，而隱機蚤已屬陰。狙目前之盛而不知氣機已非久之，而尚往者不往，未行者可行矣。此必至之勢，識微者所甚懼也。聖人繫辭，非徒幸之欲陽之及時，蚤見而豫防耳。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无質，能畜而不能久，小畜象也。君子之德，亦有畜之小者，如威儀文辭之文德，必懿美之，此其一。身之小節，未足為厚積而遠施也，然不可以其小而

不畜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當畜時而欲進似于倚陰之力况與四正應尤似求援于陰是進不能无咎也然初豈必不可進哉陽本在上之物而初又得正而遠于陰則其進而向上也乃自其應行之故道而復還其舊云耳非有私于陰何其咎且不受陰制而志可行矣吉卦本小畜爻皆以不受畜為義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小畜之時似不宜進惟自道之復正以義酌之而不失其正故吉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與陰近惟其剛中則心无邪趨又審于善進之道于是知初九之復自道為可依倚而相牽連以復吉同初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之牽復由其居中則善別勢理而所連得人故初不自失二亦不自失也在中是指出能牽復之由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則不能靜察理勢而用情失當又迫近于陰本非正應而陰陽相悅遂為所係畜欲如初二之脫然自進其可得乎是與說輻之象也夫先以其媚順我也而遂暱之彼既得暱而有勢則不復媚我反能制我至見其制我乃忿忿與之

爭也又如夫妻反目此皆理勢之必至者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夫妻反目妻固不足責也室者夫之室情好之地裁之以正則愛可久溺于情而不正其室能无反目乎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血與惕不免也夫獨力不克必得陽剛助之乃能无患四則柔正虛巽內具實心二陽樂得而助之以此制剛血可去惕可出

无咎

蒙引曰爻辭以四為小人耶君子耶曰不目為小人也只是位卑力小不任大事底人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所以惕出者有孚則上合二陽之志故得陽力以免于懼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卦本以巽畜乾故巽體三爻為同心畜乾鄰之象也

而九五居中處尊其勢尤足以役人故其孚誠與上下相攣固而不可解是其心同也而又能用富厚之力以指麾其同事之鄰其畜之必矣初二三言不可受畜之義四五又言畜剛之義蓋在四言四著以弱制強之法在五言五著以上制下之道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世固有有富力而不能以其鄰者五曰有孚攣如則不獨用其富厚之力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卦名小畜陰固不能甚畜夫陽也然陽剛志疎陰柔
術密平日不覺其畜勢愈歎緩而濡蒸已透陽且漸
與之和諧不以志行為務于是向之不雨者今既雨
矣陽之可亨者今既處而不行矣是皆誰使之然耶
蓋由陽悅于陰不知自正尊尚陰德以積至滿載故
也夫以陰加陽理不順則勢不安雖自託于正亦危
厲之道也則陰宜戒也然陰既已盛如月之幾望矣

君子苟猶欲征進不徒取其凶乎則陽亦宜戒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由陰德積于至載也非載則畜不成非積則亦不載人亦慎于始之積者而已聖人無時不樂君子之進而此獨戒以征凶者君子本志于征進而當陰盛抗陽之日則有所避疑審顧而不敢進也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躡人後而進也此卦以兌遇乾乾剛在前兌以和說躡其後故名履夫剛強之人性不可犯履其後者如隨虎後而行未有不被噬者然而剛戾之生本無實性激發則剛如兌者履剛強而以和說行之恭敬和順不激不忤則彼無所生其怒而我行得通象為履虎尾不咥人可致亨通天下至危之地亦在乎人之善處耳

雲峰胡氏曰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為所傷乃見

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
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
患以履為首

彖曰履柔履剛也

履者卦莫柔于兌莫剛于乾卦體以兌柔履乾剛之
後故名履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夫以至柔履至剛甚危矣然正惟卦德以和說而應

乎乾是以不致傷而得亨通也身相隨則曰履心相契則曰應不特身相隨且心相契得其歡情故不傷而亨和說非阿媚也正而不激耳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然履之所以可亨又有義焉卦體九五帝位也夫君道主持萬幾貴以剛心無偏繫貴以中事必當理貴以正惟九五則剛中正可以履帝位而無媿于心由是發于事業天下共仰其剛健有為之功共被其中

正無私之德光輝四被而不可掩也斯亦亨道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澤在下尊卑較然此禮所由起人之所履也
君子觀人心之欲無窮得此望彼志向囂然人人欲
以尊富自處此大亂之道也君子為之辨別上下使
貴賤等差各安其分以定人之志使不妄冀其取于
天澤之義而示人以所履也如此

初九素履往无咎

人固有素守剛正一涉世故而頓改前行者初九居下位當履初而陽剛得正不為物誘是能率其素履者也以此往宜无咎矣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君子自有志願恥與世浮沉故素履若非所以宜世而竟以是往蓋獨行其心之所願而已毀譽利害非所計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世路險阻人營營其中擇利而趨不暇正理九二居
下无應不為世知而剛中之德足以自樂為率履其
道坦坦平易此幽靜之人所以自守其貞而措躬于
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貞吉而必屬之幽人者幽靜乃不亂之義內無可悅
故有慕于外世物變現自起自消非有意亂我而我
自亂若中德自娛豈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不中不正才弱志剛無能而好自用如目眇而自以
為能視足跛而自以為能履志剛如此以此履乾必
見傷害履虎尾咥人凶且據其才弱志剛之象又如
武人無為君之才而今為大君必恣暴以速亡矣信
乎其被咥而凶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
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之能視其視幾何不足以有明也跛之能履其履
幾何不足以與行也履本不啞人而三獨有啞人之
凶者以居位不當无中正之德也武人為于大君以
其志剛必至肆暴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迫近九五之剛危如履虎尾矣然四雖不中正而以
剛居柔不敢用剛而愬愬然戒懼以敬畏事剛終可
以得上心矣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履虎而行志欲上進也敬順之則上進之志可行所以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剛中正有能為之資履帝位挾得為之勢下又以兌說應之惟所欲為無少拂逆由是視天下人無出我右天下事無足我難者凡有行履決斷無疑如此將自恃過甚有隱患而不悟雖曰剛斷人君之正然危

道也在下者患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患不能
憂故戒其夬履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正則有能為之資當則挾得為之勢傷于所恃故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當履之終祥不必問之天也唯宜自視所履以考其
所應得之祥苟視之而所履周旋无虧无一事一念
之非善則无往而不與吉相迎大善而吉可自考而

知也如未旋則吉凶之多少亦可自決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以元吉而在上則積非一日善非一端可以大有福慶也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此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名泰正月之卦也
當泰之時坤陰往居于外乾陽來居于內又卦變自

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是皆陽剛為主陰柔順從則善氣日盛而陰慝不得為之阻吉亨之道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六十四卦言陰陽消長者不一然未有正當消長之中如泰否者也一泰一否氣化之升降判焉人事之治亂定焉卦曰泰辭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相

交而萬物之氣得通也此以氣化求之然也是上下
相交君降已以求臣臣仰贊以答君而同心圖治也
此以人事求之然也且氣有陰陽陰陽之德有健順
而泰則內陽外陰內健外順陽健為主陰順退聽此
以氣化求之又然也人有君子小人而泰則內君子
外小人君子為主小人退聽君子之道由此日長小
人之道由此日消此以人事求之又然也此所以為
泰所以為小往大來所以為吉亨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相交是為泰然天地日交物類日盛而參贊其間者后也氣化流行渾然無辨其氣常有餘而至于過原無截然方整之理后則明天時畫地域于本齊者區分之于不齊者補配之將天地氣化之道裁割以成就之所以制其過然道中陰陽異候剛柔異質消息異時高卑異性天地各有所宜不能一槩皆宜

所謂不及也后則因天時隨地產可用者用之可避
者避之可救轉者救轉之將天地之宜輔佐相助以
濟其不及此二者非他凡以為民也民生于天地而
不知以天地自養故裁成輔相皆以左右夾持吾民
耳可見有天地之盛化必有聖后之經綸致泰之功
繼天而起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泰固大來之時也三陽方來初為之首進則俱進若

拔一茅而衆茅之根連其類以起者征行無礙吉道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拔彙征吉其吉獨在身哉三陽之志固將有為于天下惟志皆在外故其拔茅之征足以為吉否則一身之利耳非吉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傳曰二以剛中之才上應于五為上所專任主治

泰者也治泰之道有四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
為寬裕詳密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
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
已生矣故在包荒凡泰時漸至衰替皆由狃習安逸
因循已然自非剛果決斷不能挺奮有為也故在用
馮河人心狃于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
及于遐遠哉治泰者遠人遠事周之勿遺在不遐遺
時之既泰人習于安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

去朋比之私則不能也自古立法制事牽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故又在朋亡治泰有此四者乃合九二之中行也

蒙引曰中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斷非中也忘遠非中也私邇亦非中也析言之一事一中合言之統體一中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舉包荒一句通解四者之義言中行者其行也而必

卷二
原子心之光大光則心胸皎潔无所偏繫大則規模宏遠不狃近小所以无往而不合于中行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三陽盛進之時不知時將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故聖人為之戒約世運无有平而不險陂者陰類无有往而不復來者天道循環如此甚可危也若怠忽恣意則非天不祐而自取其咎耳惟艱難其心固守正

理庶无玩時棄天之咎夫平必陂往必復勢之必至而必信者也能艱貞則勿憂恤其必信而平不陂往不復可以長享泰寧之福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无往不復此天地氣運之交際也否泰于此分焉聖人所以戒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三陰翩然而來不待富厚之力

而自能用其鄰不待戒約而自相孚信陰類合交以害正君子所宜戒也

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初三陰欲來而以之者四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來復不待富厚之力者陰本居下今居上為失實故不安其上復就于下也不戒以孚由其中心願來故无待于戒也

皆失實只言陰本不宜居上故復反下與爻義異

皆以抑陰耳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降至尊以
順從賢臣受福而保泰于无疆大善而吉之道也昔
帝乙歸妹之時曾占得此爻信乎其為降尊從卑之
象以此受祉元吉必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下從九二固其願也然所以行此願者由其中德故

心无欲而信賢篤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
復反于否創治之日備極苦勞方成基業而今忽已
頽墮是城復于隍之象也若此者大業已虧天運已
去不可以力強爭也惟自守私邑而申告政命以自
保耳蓋雖正而不免于羞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原由其政令之亂故必告命以治之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也天地之位雖自有上下而天地之氣則貴于相通此卦坤下乾上地自地天自天二氣不通故名否夫陰陽交而萬物生生氣流行此人道之常也否則氣機閉塞物生將絕非人道之常矣當此之時人欲橫行嫉善獎惡甚不利于君子之正道蓋以陽

往居外陰來居內固小人得志之會而非君子所利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泰反類故辭皆與泰反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處否必將有難然難生于祿祿生于德使不自
匿其德則人皆物色之必欲榮之以祿矣君子既食
人之祿則斷无苟容之理以正而行羣邪側目安得
不及于難是以君子務斂藏已德以避禍難使人不
得而榮之以祿則可免患矣夫善人无禍雖云常理
而惡風方熾自宜避之德不可改而可斂吾德天地
之心生人之命奈何不自重自保而輕嘗機穽之餌
以觸凶人之鋒乎

金史卷之二
表二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當否之時三陰連類而進拔茅茹以其彙之象也然
陰之進不可遏而初之惡猶未深君子小人本無定
名正即君子不正即小人況人性皆善溺于惡則竟
惡矣反于善則竟善矣為初者當惡習未深苟反而
從正則身可吉而世運復泰可亨矣不然則凶咎可
知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之貞何如凡陰類害陽由于計身之私利而不顧其君耳苟以愛君為念自當保君子以貽君福有此心天亦祐之矣故貞則必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中正知有君子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也此在小人則吉矣然彼雖包承而其小人之心自若也不能害君子實能染君子故陽剛大人不可以彼包承而自失其守惟歛德以自安于否則身雖止而道

未傷天下不至以陽道為必不可行是道之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二雖外相包承然豈能翻然自變遂脫小人之羣乎
彼既猶然小人之羣則大人亦當自安于否不可雜
入于彼羣也使彼不在小人之羣大人固樂得而合
之矣

六三包羞

聖人作易窮盡人情如此卦陰類雖同為小人而實

有各異有習惡未深猶可乘機而化之者初是也雖
无包承之術亦无斷然為惡之心故不目之為小人
而勉以貞知其可與為君子而進之也有已成為小
人而猶顧惜名義不欲顯然致害于君子者二是也
既有包承之術即無實欲遷善之心故直目之以小
人而戒大人以安否知其終不可為君子而避之也
若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則不顧面目直欲傷善
在本心亦知彼為善類我今害之實有慚沮之念而

外不勝其忿恚之私則內包含羞赧而外忍于為惡
矣然才弱而未能發故不言凶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人至于包羞以為惡惟心不中正使然耳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矣將復為泰是當重陰閉塞之日忽有反泰
之機有天命矣而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氣機方
轉之際不委不激以善移之否遂反泰故四无誤機

之咎而疇類三陽並受福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復泰之志苟機會不遇亦无如之何有命而不
善處亦无濟若有命无咎天人兩善何幸如之宜其
志之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否將盡之時也而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是能休息
天下之否者也天下亂易治難泰時少忽便至于否

否而欲泰非有德有位之大人不能息之故休否為
大人之吉也然治亂無恒必常自戒懼曰其亡矣其
亡矣則恒存恒安如繫于苞桑之固也桑根深固苞
則叢生于下者其固尤甚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正者其德當者其位德位兼隆乃克休否故吉曰大
人之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居否極盡舉向日之否而傾之先雖否後則
喜傾者竭盡無餘積年鬱塞一舉而頓除之何其暢
快真可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曰傾否是用人力之辭然以天道推之否終則必傾
原不能更久待也君子亦乘時而已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與人同也離為火乾為天火性炎上同于天也
二五皆人位而以中正相應又卦惟一陰上下五陽
皆欲同之故為同人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
聖賢之公心也一言同則易近于私昵故必于野外
曠遠之地無城府相隔無疆畛可分廓然無人不同
焉則志行通達无礙矣况乾健之才無險不涉而又
濟以同人之助何險危之不可涉乎亨利涉大川此
于野之效也然而于野云者就所同之境極其廣而

言之也而我之所以同人者豈必人人而同之哉惟明理克私處已交物實合乎君子之貞吾心正而天下同于一正之中同以理不同以勢同以義不同以欲此所以于野所以亨利涉不然交徧天下而愈成其為私惟其非君子也此萬世同人之大準不可假借者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卦所以為同人卦體六二之柔得正得中而應乎九

五同德相應故曰同人蓋五陽一陰則以一陰為主
故同人之義取諸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于野亨利涉大川者卦德乾健无私故有于野亨之
義又有利涉之義也所以利君子貞者卦德文明則
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
公之道且卦體六二中正而上應九五亦中正是能

明理能制私而處已交物無不出于正焉此所以謂
君子之正也君子之正如此內絕一己之私則外可
以合天下之公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天下之
志無不有以感通之而無礙矣夫同至通天下之志
乃為大同而唯君子為能之信乎利君子貞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同也君子欲同天下以為槩而同之則
反相妨害而乖爭起惟因人族之不同者各區別以

類之則族各以類相從而各得所同矣且統羣族而並存之賢愚貴賤各得其所而勢足相資正所以為大同也因物之不同者各審明以辨之則物各得其辨而各相同矣且統羣物而並用之大小美惡各有其宜而事足相濟正所以為大同也審異以致同善于為同人物所以賴君子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居初未有私主剛正非為私之人而上无繫應又无

所與私故其同人不于家內而于門外心无私昵之
咎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曰于門非門內也出門同人矣同而出門我心原无
親疎厚薄之異又誰得而咎之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雖中正然專應于五不能大同而繫于私惟同人
于宗黨而已本以善相取而專繫同好視大道為公

之志不有愧乎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之道曰于野而二乃于宗其道固可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應與欲下同于二而二專同于五使
三以柔處此則亦已矣過剛不中必欲間二五而奪
之潛毒密計如伏兵戎于林莽之中覘探顧望欲乘
其隙如升其高陵然九五陽剛非三所能攻故至于

三歲之久而終不能興也讀此象者可以知陰陽攻
取之由窮小人恃害之狀又見圖非已有者徒勞而
无功如此雖然致此爭者誰乎二不得辭其過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于莽非敵二敵九五之剛也三歲不興又安能
行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隔三一爻隔

三攻二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尚能自反知
二為五正應非已正應也退而弗攻是能改過而得
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既曰乘其墉則力非不能攻徒以義之不能故不攻
與九三之屈于勢者異矣故聖人竟與之以吉者蓋
心欲同二而理有難通求所以同二之義而不可得
然後知妄求之无益而退安于道義之正則焉困而

反則所以吉也不自反于則則二未必得禍已及之
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與二以中正相應而為三四所隔五不勝憤抑而
至于號咷然五與二以同德相應義理之同也勢利
之同可間義理之同不可間故其後又遂其同而笑
焉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
能與二相遇此其後笑之由甚不易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所以號咷者以五二相同以中其理本直故不勝
憤切而號咷也大師相遇者言五之與三四勢不可
並而三四甚強今欲相克故非大師不可也凡言克
者見敵之強春秋傳曰如二君故曰克

隆山李氏曰卦以相同為義而三伏戎四乘墉五
大師克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
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

以涉世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如處于荒僻无人之地有同人于郊之象然潔身獨處諸文之爭超然無與可以无悔矣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野則曠遠无私人人可同故遂其求同之志今上九非无求同之志也然不于野而于郊則僻寂之地

無人可同是于求同之志尚未能得也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乾下離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照
臨衆有是所有之大也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
陽皆應之有位有德羣陽樂歸亦所有之大也故名
大有夫所有既大苟德有未善何以能保所有惟此
卦有剛明應天之德焉則可使所有者各得其理而

日新日盛大善而亨之道也凡言元亨元者其處事之理盡善盡美亨者即此事亨通也然不可分二字另講蓋就其亨處思之又見其理之盡善而事無不通故曰大善而亨元吉亦然

程傳曰凡卦有卦名自有其義者比吉謙亨是有因其卦義為訓戒者師貞同人于野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卦所以為大有者以卦體惟六五一柔居乎尊位且以五之中而居乎尊位則其中為大中非止一身之中而已有此位德而上下皆應之所有者大矣故曰大有

誠齋楊氏曰同人曰應乎乾我同乎彼之辭也大
有曰上下應我有其大之辭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夫大有之時固盛矣當此時而益致其元亨則存乎

其德也觀卦德乾為剛健離為文明卦體六五居尊而應乾合卦德卦體觀之是其為德也剛健以勝私是无欲之體也文明以燭理則聰睿之體也體既立矣而用之所施則又張弛威福動與時宜凡理勢自然之極天意所至聖人即有道以應之而不失其時焉撫大有之勢而乘以聖人之德豈非大善而亨者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所有既大物類不齊苟无以治之則釁孽萌而盛業將敗矣君子以為天之命人原有善而无惡此休美之命也于是有刑禁以遏人之惡有勸賞以揚人之善以此順乎天之休命所以治大有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则无咎

人處大有則欲易盈志易驕未有不因得意而致害者害德害身均之皆自誤之咎也初九陽剛則其心本正居下則位未能肆上无應與則誘之者少居事

之初則世味未深合此四者未涉于害無可指為初之咎者故匪咎雖然以居初之故而免于咎閱歷未深其堅否未可知故必艱難其心以處之時存戒懼則驕盈无自而乘如此乃確然為无咎耳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本易涉于害惟初九則陽剛居下無應居初所以未害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之人才德並茂大車之象也得應于五為上所任蓋有是車而用之以載矣夫人志有所欲行而才具如是見用于上可勝任而免咎矣

雲峯胡氏曰九二乾體而曰大車者引之以馬之健行之以輪之圓皆乾象也況以剛居柔柔則其虛能受剛則其健足行不曰吉者任大責重僅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謂之大車則能勝重所載雖多積于中而車行不至
于敗由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其德陽剛得正而上值六五柔
中下賢之君以賢侯而遇聖主其被親遇可知故為
公侯朝獻于天子之象若小人本無剛正之德安能
得親遇于柔中之主故小人雖占得此爻弗克當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為剛正者言之小人占此固不利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柔中于上而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故其時
位之盛非福機也使更極其盛則大誤矣四則居柔
能自貶抑不極其彰盛免于咎矣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匪其彭无咎蓋四居離體其明辨物理晬然不蔽當
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抑損不至滿極也昏昧

之人為欲所蔽貪得務前徒自取敗而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中以應九二之賢
是上以信孚下也上下應之是下以信事上也上下
交以信相感厥孚交如矣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徒
恃其心之无他而等降不嚴權威不肅亦非善道故
必威如乃吉

曰交如非實指其相交孚誠之心此往彼來兩心

无異有似于交互也曰威如非實欲作威君令臣
恭肅然靜治有似于威嚴也凡言如者皆形容之
辭非直指之說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交如雖兼上下然下實由于上惟上以信予人故能
感發人之志皆歸于信也又曰威如者恐太柔則人
玩易之而无畏備之心也備者凡人心有所畏必常
自防備恐致誤觸若无威則初時猶倚心相託不拘

小節久則輕狎藐玩全無畏備矣此人心所必至故
聖人慮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大有之極本有滿盈之慮然此卦六五一陰而上
下應之故上九雖以剛居上亦下從六五者也夫六
五孚交而上履其上是能履信實之道矣謙退不居
是能思乎卑順之道矣志從于五是能尊尚賢人矣
如此則天人无不樂從故為自天祐助之吉无不利

之象蓋持滿有道能衍其福于無窮者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至上已懼太盈今以大有之上而吉非天實助之不能也則其所以致天之助者可思矣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太虛中本無一物德業勲名于我何有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聖人德極今古而

望道未見蓋有則實有居則无可居也程傳曰達理
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此足知謙道之
深矣此卦內止則其心收斂外順則其行卑恭謙之
意也以山之高而屈于地之至卑之下謙之象也故
名謙人能謙則德日盛業日廣无行而不通有亨道
也且其先雖自屈于人而其終則光輝盛大人自不
得而掩之此君子所以獨能有終也小人始雖虛矜
傲物終豈免于敗辱以貽笑哉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謙之所以亨者蓋謙則必亨也試觀之天地天雖居上而其氣常下降以濟萬物此天之謙也惟其下濟故生成萬物化育如此之光明此非亨乎地之位則屈于下德則順乎天如是之卑此地之謙也惟卑故能承天時行以其氣上交于天此又非亨乎蓋非下濟則不能光明非卑則不能上行抑下濟即能光明卑即能上行皆其道之自然不可強也天地如是則

人之謙而必亨可知矣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然則所謂君子有終者不又可推廣其理乎今合觀天地神人之道各取一盈者一謙者而並較之盈者之後究竟何如謙者之後究竟何如則謙之有終可知矣天道則虧盈而益謙也如日沒則升中則昃月

晦則生望則縮也地道則變盈而流謙也盈滿者傾
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則害盈而福
謙也盛必衰歛必發侈必災謹必泰也人道則惡盈
而好謙也傲物取怨虛己人悅也凡此皆其道之自
然非有心使之也甚矣謙之善也以是居尊則其德
愈光顯以是居卑則位雖下而德莫可踰何則以人
好之也可見始雖自屈而終至于光不可踰信乎君
子之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主山而言則山屈而止于地之下也主地而言則見以地之卑而蘊山之高內充而外歉謙象也君子觀天下之物有過多有過寡何其不平故裒去其多者增益其寡者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使天下之物各得均平而無偏多偏寡之患此則非獨君子一身之謙所以治一世而使之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柔能謙矣又處至下謙而又謙是君子之行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居後不爭不犯于難用之涉大川且吉況平常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人之氣易于自高雖降之猶不自勝所貴日以卑下之道馴養其心乃能漸至調順卑以自牧故一謙不足必取乎謙謙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能謙中正則善用其謙謙德之盛積于中而發于外人皆稱之鳴謙之象積久自聞未嘗干譽貞也名實既符志行可達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之鳴謙蓋其心有不如是而不可者乃中心所自得初非求聞于外也此其謂之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剛正之才能建功業居下之上其位高卦惟一陽上

下所歸其任重合此三者有功勞矣勞而能謙君子
所以有終何吉如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不曰功而曰勞蓋有功之人拮据焦苦獨為勞瘁惟
其勞最易怨望今勞而能謙萬民所以不惟感其功
且實心服其德也夫謙而使萬民服正所謂尊而光
者故曰有終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有謙德矣何所不利然九三有大勞而已居其上彼雖不爭已則何安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蓋四本有謙心特陰柔收斂故欲其揮布于外所處應然耳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謙有所宜施故撝謙雖似過然處九三之上理合如此不為違則也則者天理當行之節限四之謙正以過為則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能謙從之者衆不富以其鄰之象猶有不服者則不可專執柔德況人之從我者衆率以侵伐宜矣然居尊能謙而從之者衆則他事亦无不利豈獨侵伐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聖人慮後世有觀此象而妄動干戈者故易侵伐而言征征者上伐下禁暴亂整名分以正行之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亦為鳴謙衆之所與故利行師然柔而無位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坤為地為衆故凡坤象多言邑國言師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雖鳴謙然柔則才不足无位則力不足故人或未從志有未得而至于行師也然其可用行師則亦征邑國耳能如五之遠哉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名豫夫震為長子有君象坤為衆有師象此兩者皆必賴人心和樂而後可舉今以順動致人心之和故于建侯行師為利

建安邱氏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

謙有坤元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坤震成
體故兼言之中溪張氏曰地以靜鎮建侯也雷以
威動行師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卦名豫者卦體九四一剛為上下所應而其志得行
此人心之和樂也卦德坤順震動順理以動動而人
莫不悅此人心之所以和樂也故名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夫豫雖兼剛應與順動而所以致豫則端在順動豫之德既為順以動矣順理之舉循乎當然之則中乎自然之機故天地之大亦皆如我意所為蓋天地者理之至我順乎理則天地順乎我而況建侯行師又何不得人心之悅乎二者所以利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夫當豫之時其義存乎順動矣而順動之義豈徒建

侯行師為利哉天地至大也然天地之運惟順其氣之自然以動故日月之晷刻遲速有常不過也而四時之氣候寒暄有定不忒也過忒不和也不過不忒則和豫矣而由順動故然是天地惟順動故豫也聖人至大也然聖人之行惟順其理之自然以動則事皆足以感民之性正民之情不待煩刑而民自心服夫刑罰煩而民不服不和也刑罰清而民服則和豫矣而亦由順動則然是聖人惟順動故豫也以天



地聖人之大而皆不外順動以致豫則此豫時順動之義何其大哉而豈止于建侯行師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始伏于地及出地而奮則鼓天地之和氣發萬物之生機和之至也故為豫象先王取豫之義又取雷之聲于是作樂詩歌聲律舞蹈綴兆無所不備則其盛德之美無不相形而出可以崇顯其德矣而又何

以用之耶雖朝覲會享無往不用而惟享帝配親為
最大于是取所作之樂盛薦之上帝薦之南郊而以
祖配薦之明堂而以考配夫薦之上帝而上帝歆吾
德配以祖考而祖考悅吾德和豫無大于此矣蓋德
積而作樂以崇之是和之積于中者不得不發為聲
音也而聲音既奏又足以召和極之上帝祖考以此
格焉餘可知矣

初六鳴豫凶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日鈔

五

豫之時以不溺于豫為善初六陰柔上得強援正志行有勢之人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則陰柔卑下之人而忽得強援是必志滿意極而禍敗无日矣所以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樂易以溺人心逐紛華福禍之幾渾不自覺故初凶三悔五疾上咎惟六二中正自守處逸樂之中而

泊然安靜不亂斷然堅確不移其介如石焉則心無
蔽惑而思慮明審凡事之幾微過之即知不俟終日
而見之是得處豫之正而遠于害矣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則内存虛靜之體正則外秉禮義之則故不溺于
豫而見幾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陰不中正又近于四仰瞻人之得志而藉以自豫能

无溺乎處此惟宜速改可也苟又遲焉則凶咎將至
真有悔之不及者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不中正正與二反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卦之為豫由四而成是衆所賴以致豫者也大有所得矣夫以一人而為天下致豫任大望重獨剛未可濟也需同類之朋焉惟至誠勿疑則朋類合而速聚

乃可保豫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剛之志在為天下致豫由豫則志大行故曰大有得
六五貞疾恒不死

陰柔无堅介之守居尊有逸豫之資沉溺于豫固有
疾矣况九四之剛衆皆附之我乘其上衆不附而處
勢危其疾益深有貞固其疾之象然以其得中猶有
善行存焉未嘗肆无道以速亡則又為恒不死之象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則是柔而居尊有疾矣曰貞疾則以其乘四之剛故勢愈危也如此而恒不死蓋其雖溺于豫而中德猶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陰柔居豫極有昏冥于豫之象然以其居動極雖已成之愆而能變而自新善補其過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昏冥于豫已非善道況在上又窮極之地何可長也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欲人來隨已者必我先降心以隨物而後人
悅從之此卦卦變自困  來者九來居初自噬嗑

 來者九來居五自未濟  來者兼此二變皆

為剛來下柔之義所謂降心以隨物也以二體言之
為此動而彼說所謂人說從之也故名隨夫人情乖

背則事皆有阻苟我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無
少礙塞大通必矣但言隨則或勢相驅或情相昵不
顧義理之正以此致人或為人致雖得大亨不免于
咎況動悅之情易失其正故必利于固守其正不苟
相隨乃无咎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名隨者卦變則剛來而下柔卦德則此動而彼說
故名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固大亨矣然必得其正而无咎則義理之正合乎人心之公而天下皆願隨之此貞之所以利也夫人之相隨以為適然相從特小事耳不知處隨之時有不出于正而不可者惟正而後天下隨之勢驅情昵可以私而不可以公可以暫而不可以久此其義之所係何如重大而謂可苟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本動物今藏澤中隨時休息之象君子亦有然者
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宴息以安其身亦隨時
適宜之一事也南軒張氏曰隨非隨時俯仰之謂有
是時則有是理君子順理而行嚮晦宴息亦其一事
耳建安邱氏曰豫之作樂法雷之動隨之宴息法雷
之靜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主也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正所謂剛來而下

柔者隨之主也是官也然一有所隨則有所偏繫較
平時無所專隨之虛衷不能不變其常矣此正初出
隨人之始不可不慎也必也隨乎正類而所與不泛
則措身善地吉矣又出門以交不私所隨則所交不
狹而人之資我無窮何事不可就有功矣隨人之道
泛與狹皆不可而戒泛尤在所先一曰貞再曰出門
貞則許其立身之吉出門乃許其身外之功此子夏
子張之論交所以胥失之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人不患有渝而患渝之不正故官雖有渝隨從乎正則吉也隨最易有遺失出門交有功則能集衆善而无遺不至有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陰必隨陽處二而擇所隨初與五皆陽也但初非正而近五正應而遠人情易暱于近而二陰柔又不能自守故其象為情係于初之小子則反失五之丈夫

矣程傳曰二中正非必至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小子者豈果忘丈夫以為可兼與耳不知從非則失是斷无兼與之理也夫志安于此而欲兼乎彼此其所以有係而不能割自謂不見絕于正類而究止為下流之歸苟決知其弗兼與此衷判然復何所係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陽剛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于四故係于四之丈夫遂失初之小子以四陽當任而已隨之固有求必得矣雖然不可以必得之故而遂至于苟求惟利居處其正則所得者亦君子之應得矣蓋三四非正應而隨之且有得疑若出于邪媚且人情无厭有求必得遂以為非理亦可求也故戒之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人貴知所舍志舍乎下乃能係上此知弗兼與之義者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位近于五剛德同五故其隨五也所欲可獲矣但勢陵于五嫌隙易生在我雖无邪心而勢必凶也貞凶然則何以處此惟本之心者實皆愛敬其上之誠見之行者皆合進止當然之理有孚在道如是其明哲

焉則咎于何生乎蓋咎生于不明不明之人隨上而
无專于隨上之實心不循隨上之定理趨避彌巧取
禍彌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勢過則禍生隨有獲以理斷之固宜凶也有孚在道
惟明理者能之是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二之中正嘉美之德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天下惟

同德之相隨真摯而不可惑故為孚于嘉之象上之
隨下與其嘉者相信吉莫大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下非一類而獨孚于其嘉惟已有正中之德故能孚
乎二之中正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卦已終矣始終不失其隨已極推其心誠有專固于
是而不可移者如拘禁之係縛之又從而維結之也

夫二三其德汎汎而來汎汎而去人之大患也如上之誠雖王用以享西山可矣況隨人乎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拘係之者隨至于上則始終不變其心之誠窮極而不可易也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此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卦變自

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

既濟䷾來者兼之總皆剛上柔下之象也夫剛上

而情不下接柔下而情不止通上下乖隔蒙蔽日滋

蠱之由也又下卑巽而无任事之心上苟止而无振

作之志因循積弊百病交生亦蠱之由也故名蠱天

下事不極亂則不極治蠱壞之極必將更新大亨可

必也但所以元亨者豈任之天運哉貴乎盡人力以

濟險難利涉大川而所以治蠱之道則有二焉蠱有

事之始猶甲日之始也一則治之于先當將壞而未甚壞之時蚤求自新以開後事之始而不使至于大壞若甲為始而甲之先三日則為辛也一則保之于後當壞事方新之始當更丁寧詳審于後而不使至于速壞若甲為始而甲之後三日則為丁也蠱將成而預治之蠱既治而維持之此其涉川之事元亨之由也

程傳曰先甲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後于此

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三曰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古之聖人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斯戒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卦名蠱者卦體卦變為剛上而柔下卦德為巽而止

皆蠱之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治蠱者承因循怠廢之後亦難為力矣而能至于大
善而亨此非區區補救而天下大治之象也利涉大
川者向以偷安无事成蠱則今之治蠱必往而有事
乃可元亨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如是以治蠱則亂
終而治始矣夫終之必有始天運固然也人可不思

所以應天行耶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君子治蠱之事則無過治
人治已二者蓋蠱之時教化凌夷風俗頹敗必振作
其民使一變其舊習也而自新又新民之本故必培
養已德以為之基焉二者並舉蠱無不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幹挺持振立之義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

後人繼而治如子幹父之蠱也初六蠱未深事易濟
誠能幹父之蠱則可謂有子而考得以无咎蓋父之
蠱父之咎也子不能救有子如無能幹方見有子而
考之過咎亦蓋也但既至于蠱事亦危矣不可以蠱
未深而易心處之也知其危而戒之則始危而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前人之蠱則必銜己之長彰前人之短專務更張
不顧當否蓋前後相形人已相較其私已甚耳若以

子幹父是一人之事相形相較之私安所用之雖使盡革父之壞事而其意原以承考我今所為皆歸之考所欲為故聖人于凡幹前人之蠱者而取象于幹父使其心為厚愛前人歸美前人之心乃可以言幹不然皆私也此幹蠱要義故首于初發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柔而在上母象也二以剛中應之為幹母之蠱夫幹母與幹父則又異矣以我之剛承母之柔恐傷

于剛直而于子道不盡故不可堅執其貞惟巽以挽之而已堅貞則恩義傷而蠱終不可救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母之蠱難于父而二能幹之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善用其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幹蠱而過剛不中未免有矯拂之嫌于心固小有悔矣然巽體可以救其剛得正可以補其不中亦无大

失于理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人患不幹蠱耳既曰幹蠱迹雖拂而心則順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以陰居陰不能有為蠱已深而寬裕以處之無奮迅急援之氣以此而往弊日加甚立見其吝耳蓋蠱宜去而不宜因故其道用剛而不用柔于初見用心之

公于二三見用剛之中于四深著用柔之失蠱道于是大備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蠱而以裕處之其如蠱何是徒處其任而究無所濟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亦才柔不能治蠱者然虛中應二任九二之剛以幹蠱則蠱可治而用以致譽矣幹蠱之實歸二而幹

蠱之譽歸五柔尊者亦何憚而不任下之剛乎溢善
曰譽五本不能幹蠱而人竟以幹蠱稱之是溢美之
名也甚矣虛心任剛之善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之幹蠱非五自能由二承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陽剛之人抱賢德而操守堅且居上蠱事已終無所
有事在卦之外身無職任故象為不臣事王侯而獨

高尚其一身之事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榮利之地誰能忘之果能不事王侯此其潔清之志
甚可為法則也朱子曰當此時若能斷然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則其志真可則矣只為人不
能如此也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于物也彼雖衆此雖寡然此勢方進彼勢方退此氣方盛彼氣方衰寡者纔進而衆皆引退其氣足以逼之也此卦二陽浸長以逼于陰雖心不逼而勢已逼之故名臨十二月之卦也陽道方通陽道本正況卦有說而順剛中而應之善皆亨道皆貞道也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宜固守其悅順剛中之正也雖然陰陽消長循環甚速方今二陽浸長固為盛矣至于八閏月之後則亦二陰浸長而為遯是為有

凶人第知今日有浸長之樂而不知後陰亦有浸長之日也可无慮乎

彖曰臨剛浸而長

卦名為臨者以卦體剛浸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況卦德說而順雖處剛長之時而无急于逼物之心
內和悅而不激外順理而不乖卦體九二剛中而應
乎六五雖當剛長之時而不過用其剛且有助于上

凡此又皆卦之善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當剛長之時而又有此善是原有亨道正道也故既許以大亨而尤必以正者處臨之不可不正此天理之當然也天之大惟一正人而不正是棄天之道自絕于天者也又何元亨之有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據今則為方長然距二陰之遯僅八月耳消亦不久

也可不備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臨于澤上臨下之象也君子臨民之道有貴乎教
之者非第訓約之而已其董戒成就之思無所不至
如澤之浸潤而深洽也有貴乎保之者其所愛護不
可以有限必容受包含普皆保之无復疆域之隔如
地之廣承而生聚也二者臨道備矣

初九咸臨貞吉

咸徧也皆也二陽浸長舉羣陰而徧皆臨逼之蓋方
長之勢寡足以逼衆也然初九又得正不亂于小人
之羣亦不至為已甚之行適合處臨之正而陽道自
此獲伸矣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則其勢盛勢盛將不顧理初之貞吉則志在行
正非倚勢者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亦如初之咸臨初得正而二得中其勢且又進矣故
吉无不利初二之咸臨皆以其勢言也貞吉吉无不
利又自初二之德斷之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咸臨而能吉无不利者羣陰恃其衆未即肯順天命
以遜君子也此不可過剛故必如二之剛中乃能吉
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居下之上下臨乎陽懼其見逼而甘媚以臨之彼之
所疾者陰邪所好者剛正而已豈甘能動之故无攸
利然能憂而改之自變為陽類則為泰之九三方同
升之可慶寧有咎乎蓋君子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
之媚樂善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為三者徒以陰術
悅之无益不若實改從善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臨之術不中正者所為也既憂而改之則先暫有

卷二
咎後歸无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以順正之人得初九正應而與之宜其親密懇至而
无間也夫與人相臨而貌合情疎咎莫大矣四則臨
之至

雲峰胡氏曰六四坤兌之間地附澤澤依地相臨
之至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不正之人情无定實四柔而得正故與初相臨之至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居尊位所臨甚廣而柔中虛已以應九二不自任
而用人智之事也以知為臨是大君之所宜者吉可
知矣蓋曰大君則所臨不一而區區自用其耳目甚
非所宜故任賢為宜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謂之宜者蓋天理適中之處行乎中道是謂之宜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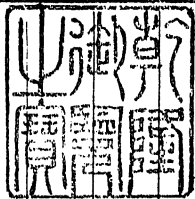
有中德故能任賢以合宜

上六敦臨吉无咎

處臨之終積久無間敦厚于臨者也相臨患于情薄則意乖勢離不免于凶皆已之咎敦厚則吉无咎也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之所欲臨者内之二陽其志專在于是不可他移是以為敦臨聖人于隨上臨上皆示誠確之義人之相與貴信厚而惡浮薄如此

按初二之臨陽臨陰同卦名臨逼之義餘四爻皆
上臨下之義與卦不同



讀易日鈔卷二